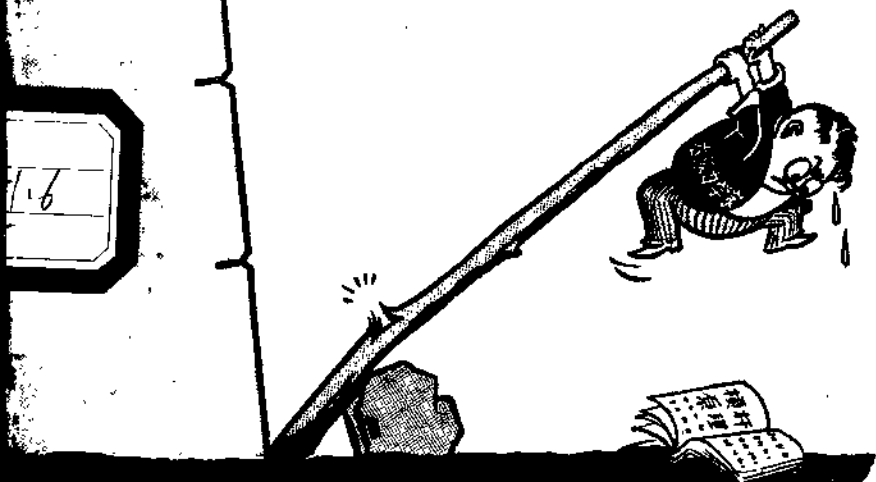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建设

右派分子的嘴脸

湖南人民出版社編



3008335 (星) 3008335

8502421

右派分子的嘴臉

| |
|-----|
| 355 |
| 5 |
| |



D651.6/5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长沙



0662675

01
a

555
5
5

內 容 提 要

本书揭露了全国和本省几个重要的极右派分子的丑恶历史和反动言行，其中包括：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黃紹竑、龙云、葛佩琦、林希翎、杜迈之、康德、魏猛克、陈浴新、彭一湖和楊繼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右派分子的本来面目和他们反动言行的实质，更深入地开展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編号：(湘)0725

右 派 分 子 的 嘴 臉

編 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号)
长沙市橘子园

印 刷 者：湖 南 印 刷 厂
长沙市蔡锷中路

发 行 者：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

开本：787 X 1092 1/32

印张：2 3/4

字数：57,600

1957年10月第一版

195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300

统一书号：11106·13

定 价：(5)0.30元

前 言

1957年春天，祖国上空黑云乱翻，地下群魔乱舞，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着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梦想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但是，在全国人民及时英勇地向右派反击、展开了群众性的说理斗争下，他们的阴谋打算很快地失败了，这些右派分子已开始一个个现出了他们的原形；其中坚决顽抗到底或触犯刑律的，并将受到应得的依法制裁。

反击右派的斗争，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党的领导能否固如磐石的一场极其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为了很好地配合这一斗争，我们特就全国和本省报刊上已公布的材料，选择其中重要的极右派分子，加以综合、通俗地编写，成为这个小册子，以充分揭露这些右派家伙的醜恶面貌和反动言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做，使大家更好地认清这些极右派分子蛇蝎般的心肠，因而激发大家以更大的义愤和战斗力量，全力深入地投入这个伟大的斗争中去；把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一个个拖拽出来，彻底孤立他们；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锄掉这些毒草以后能更顺利地前进。

編 者

1957年9月

CHPST/02

目 錄

- 反共三十年的章伯鈞…………… (1)
- 一条凶惡的毒蛇——罗隆基…………… (7)
- 政治賭徒章乃器…………… (14)
- 儲安平和“党天下”的謬論…………… (21)
- 屠杀共产党員的劊子手黃紹竑…………… (27)
- 反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土皇帝——龙云…………… (33)
-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惡棍葛佩琦…………… (38)
- 害群之馬林希翎…………… (42)
- 湖南民盟右派集团头目杜迈之…………… (48)
- 康德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簡記…………… (54)
- 湖南文艺界的大右派分子魏猛克…………… (60)
- “头插野鷄毛”的右派“將軍”陈裕新…………… (67)
- 假裝替农民叫苦的老牌右派分子彭一湖…………… (73)
- 隐藏在中学教师队伍中的右派毒蛇——楊繼华…………… (79)

反共三十年的章伯鈞

从逃兵到叛徒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国民党反动派殘酷的屠杀下，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正象毛主席所說的，并没有被吓倒、被屈服，他們掩埋好同伴們的屍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去繼續战斗了。可是，在这个严重的时刻，也有一些原来混进党內的投机分子，却成了革命战綫上可耻的逃兵、叛徒。現在著名的右派大头目章伯鈞，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反动成性的家伙，背叛了共产党以后，就参加了当时的第三党。第三党原是邓演达創立的，意思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走中間的第三条道路。这条中間道路当然是走不通，第三党領袖邓演达不久就被蔣介石杀害了，他死以后，章伯鈞就爬上了第三党领导人之一的地位。那时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着瘋狂的“圍剿”，全国是一片屍山血海，章伯鈞并不真正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蔣介石，相反，却提出了“七分反蔣、三分反共”的主張，他說：“第三党應該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求发展。”他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相持不下，或者打得“兩敗俱伤”，他就好兩面詭詐，左右投机，坐收“漁翁之利”。

章伯鈞就是怀着这样的惡毒心腸，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

时候，打着“革命”的招牌，帮助人民的敌人的。他的丑恶的历史說来話長，已有三十年了。三十年后，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大头目，真是一点不值得奇怪。

“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

抗日战争期間，章伯鈞到了重庆，打着第三党的招牌，积极活动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包括爭取蔣介石在內，一道抗日，因此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了章伯鈞以支持。可是，章伯鈞怎样呢？他当着共产党的面装得很诚恳，背后却說他去見中共代表是自己“下作”。但一到和“第三方面”人士打交道，他又馬上借着和共产党接近的招牌来卖弄自己。就章伯鈞來說，这些也許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买卖，他只是个十足的政客罢了！

抗日战争快胜利的时候，第三党(又称“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改換名字。章伯鈞提出要用“农工民主党”的名称，当时他們党内很多领导人士不同意，觉得用这个名字不恰当，因为第三党根本代表不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可是章伯鈞一定要用，并且气势汹汹地說：“你們怕和共产党有抵触，我說，就是要和共产党爭天下。”原来，这个右派头子早就想和人民“爭天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章伯鈞一方面繼續装得很进步，和中国共产党很接近；另一方面又和当时一些反动的小党派如青年党等勾勾搭搭。1946年11月間，他和另一个右派头子罗隆基一起，偷偷串通了青年党以“第三方面”的名义，写信給蔣介石，說如果和共产党和平談判不能达成協議，就希望蔣介石召开伪“国

民大会”。章伯鈞并表示要参加伪“国大”。

不久，他到了上海，但仍經常往南京跑，察看“行情”。他每次从南京回到上海，就帮蒋介石吹牛，說蒋介石有美国支持，力量怎么强，一定不会垮。談到共产党，就說这也不行，那也困难。他的看法是：“誰也消灭不了誰”，至多打成一个平手，以長江为界，造成一个“南北朝”，那时候，“第三方面”就兩边吃香，大有可为了。

1948年，章伯鈞到了香港，那时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被打得尿屎直流。他当时表面上反对蒋介石，但骨子里很不希望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曾經派人到内地活动搞武装，妄图阻止全国人民真正解放。他指示这些人，凡是拉过来的国民党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他对人說：“毛澤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鈞就不能领导嗎？”

夢想“三分天下”

章伯鈞的“南北朝”的迷夢被粉碎了。1948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召开政治协商會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当时各民主党派都一致拥护，章伯鈞也装着拥护的样子。可是，当民盟总部研究新政协綱領时，他又坚决反对把“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和“承認共产党领导”兩条列进去，并且做起“三分天下”的夢来。

照章伯鈞的想法，中国可以分成三块：共产党在黄河流域，蒋介石在長江流域，“第三方面”在华南一帶。“第三方面”又靠什么人支持呢？他选中了桂系大战犯李宗仁，想拉攏李宗仁

等退守华南，共同建立“第三势力”。据他自己說，已經和“各友方”講好，編几十万軍隊，福建、江西就由农工民主黨來搞。他說：有了軍隊就可以和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了。其實是一句現話——就可以和人民、和共產黨“爭天下”了。

不但這樣，章伯鈞還秘密組織了所謂“民主行動委員會”，暗中拉了梁漱溟、張東蓀、羅隆基這一幫人，企圖破壞共產黨的“五一”號召。當他從香港上船到了東北解放區後，甚至還對人說，真後悔到東北來，想回香港去。這個無耻的政治野心家，就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前夕還是要盡了花槍。

結成反動的章羅聯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團結爭取他為社會主義出力，給了他很大的信任。他是农工民主黨的主席、民主同盟的副主席，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他在政府中當了交通部長。可是，這些還都不能使他滿足。他仍然卑鄙地採取兩面派的手法，口頭上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擁護社會主義，而心裡却在寫“不”字。他不甘心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說：“我這個部長就是守靈牌。”守的是什麼靈牌呢？就是資產階級的靈牌。他安的什麼心眼呢？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心眼。

他和羅隆基都是民盟的副主席，過去因為在民盟內部裡面爭權奪利，兩人關係時好時歹，常常發生不和。但因為他們都是資產階級的野心家，心眼里一樣骯髒，終於結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聯盟，成為近年來右派集團点火煽風最主要的指揮機關。

他們共同把持了民主同盟，排擠其他正直的不動搖的副主席，企圖使民盟完全變質成為一個資產階級右派的政黨。羅隆基手下有一批“大知識分子”，章伯鈞就想通過這個聯盟抓過來，共同來搞反黨反人民的勾當。

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後，章伯鈞更認為時機到了，到處宣傳民主黨派要發展一、二百萬黨員，並且要到各縣、要到基層發展民盟盟員和農工民主黨黨員。他強調民主黨派要“組織獨立、政治自由”，換句話說，就是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想同共產黨“平起平坐”，唱對台戲。為了實現他狂妄的野心，他派出了一批親信到各地去招兵買馬，擴展組織，甚至指示這些人說，連經過勞改的農工民主黨的老黨員都可以吸收回來工作。

1956年10月，匈牙利發生了反革命事件，章伯鈞更洋洋得意了。他逢人就宣傳：“中國的情況會大變，蘇聯也要變。”並且當着交通部部長助理孫大光同志的面謾罵：馬列主義是“上帝”，共產黨員是“清教徒”，農民是“農奴”。並說，這樣下去非造反不行。

妄圖使人民的中國變天

章伯鈞的這種活動，活畫出他一貫在政治上的黑心腸，就是：妄圖使資本主義復辟，妄圖使人民中國變天。果然，當1957年5月中共中央整風指示發表後，章伯鈞就趁此時機，打起幫黨整風的幌子，親自出馬並指揮章羅聯盟的大小嘍囉，瘋狂地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了。

他首先指使預先布置在光明日報當總編輯的得力爪牙右派

分子儲安平制造輿論，派記者到全國九個大城市點火，同當時被羅隆基所控制的文匯報相呼應。接着又親自提出了什麼“政治設計院”、“兩院制”等主張，企圖用民主黨派的“輪流執政”代替共產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企圖用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來代替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民盟內部，他們私自成立了“科學規劃小組”、“學校黨委制小組”等四個小組，並且動員了一些右派教授來擬訂所謂“科學規劃草案”，企圖從新聞界、文藝界、科學技術界和高等學校首先把黨組織“趕出去”，反掉社會主義方向。這時，北京、上海和全國一些高等學校都出現了右派集團或右派分子，在有些地方農村里地主、富農、殘余反革命分子也跟着動了起來，真是上下串連、八方呼應，剎時烏雲籠罩了中國的天空。

就在這時候，反動的章羅聯盟的主帥章伯鈞找了北京的六個教授舉行緊急會議。他們對當時的形勢估計是：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农起來鬧事，學生們的大字報也會把學校里的黨委罵得“下台”，再加請愿示威，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他們說：“共產黨能‘放’不能‘收’，要‘收’得靠三百万軍隊，但是人心去了，這條船要沉了。”怎麼辦呢？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收拾殘局’。”原來這幫唯恐天下不亂的反動分子，還在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呢！他們愈是發瘋，愈是忘記了他們自己只是那麼小小的一撮，而全國千千萬萬的工人、農民和進步的知識分子都是熱愛黨、擁護黨的。

碰得头破血流

果然，就在他們开会的第二天——1957年6月8日，工人講話了，农民講話了，知識分子講話了，一切热爱党、拥护党的人們講話了；接着从全国各地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右派的斗争。正如人民日报社論所說的“人民的国家巩固得很！”在广大群众的圍攻和追击下，章罗联盟的反动迷夢被彻底粉碎了，章罗联盟的内幕被兜底翻出来，无处隱形，章伯鈞也不得不开始向人民低头認罪。斗争正在繼續深入，章伯鈞如还不彻底繳械投降，人民群众是决不能輕易饒恕他的。

一条凶惡的毒蛇——罗隆基

反共起家

二十七年前上海，到处是舞場、錢庄、妓院和交易所。在上海馬路上和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的是大肚皮的商人、流氓、惡少和外国冒險家。

在这个冒險家的“乐园”里，也有一些“教授”和“学者”，他們到外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回国以后，挂起金字招牌，搖笔杆，写文章，販运资产阶级的貨色，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这里面有一个小集团，后来被人家叫做“新月派”，因为他們办了一种

“新月”杂志。

右派头子罗隆基就是从这里开始露出头角。那时他才三十三岁，先在美国学过两年“政治”，后来又跑到英国拜在反动学者拉斯基的門下，花了四年工夫，騙到了一个“博士”头衔。回到上海不久，他就参加了“新月派”集团，和胡适、梁实秋这帮极端反动的家伙勾搭在一起；不久又当上了“新月”杂志的主編。他在这个杂志上写了許多又臭又長的文章，宣傳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在一篇“論共产主义”的文章里，罗隆基首先对馬克思和苏联誣蔑了一通，接着声明說：“我不是先有打倒共产主义的成見，才来写这篇文章”，而是根据“許多欧西学者的說法”。

罗隆基是以反共起家的。从写这些文章算起，已有將近三十年的反共历史，可是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他却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企图。这完全是騙人的鬼話。

向日本强盜献媚

日本强盜曾經是中国人民最凶惡的敌人。可是，罗隆基为了反共，却討好日本帝国主义，向它使媚眼，送秋波。1935年，他应一个天主教神父的聘請，到天津“益世报”担任主笔。到益世报后，他提出了“在南方談抗日，在北方談反蔣”的主張。罗隆基那时是在北方，自然是丢开抗日、大談反蔣了。可是反对抗日必然也“反共”，当时日本强盜正想把华北一口吞并下去，罗隆基的这个主張，其实是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压制进步的学生运动，制造“华北特殊化”，这就进一步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他并且公开給日本軍閥献策，要“注意亞洲的共产主义势力”。日本人听了

自然很高兴，就出錢讓他在天津办一个什么“研究所”；罗隆基既然拿了日本鬼子的錢，当了地地道道的汉奸，自然只有出卖民族利益帮它講話了。

这个时候，罗隆基还和張君勱、張东蓀这些反动分子混在一起，組織了“国家社会党”。罗隆基說：“政治家之于政党，譬如旅行者找寻旅館，在大飯店已經客滿的时候，小客棧也不妨住住。”其实，罗隆基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只是一个无耻的政客。这一段話，就活画出他的丑惡的投机分子的嘴臉。

美国人的“可用之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罗隆基从北方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書。于是，他又“搖身一变”，以“民主教授”自命，裝成一付进步面孔，并且参加了民主同盟，当选为民盟的中央委員。这样一来，罗隆基更有干政治投机的本錢了。

民主同盟中有左右兩派。罗隆基一开始就是右派，他和民盟内部的进步人士鬧对立，另外联络了一批人，經常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宗派。这批人中間，有潘光旦、曾昭掄、費孝通、潘大逵等，都是目前罗隆基小集团的骨干，是全国有名的右派分子。

在昆明搞了一个时期后，罗隆基到了重庆。他原来就是在美国留学的，巴結美国人自然比他在天津靠攏日本人更順当，关系也更深了一层。他和馬歇爾、司徒雷登、魏德迈这些美帝国主义派来的“欽差”来往很密切，美国人也認为他是“可用之材”。美国人原是蔣介石的“干爸爸”，得到美国的賞識，罗隆基更得意忘形了。果然，当抗日战争胜利后，蔣介石和司徒雷登簽訂美

國的美蔣商約的時候，羅隆基就到處為這個條約辯護，說它是一個真正平等的條約；並且諷刺中國共產黨的負責人，說中共負責人根本沒有看過這個條約。羅隆基就是這樣向美帝國主義賣身投靠的。

和反動派的勾搭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在美國人出槍出錢的支持下，發動了反人民的內戰。中國共產黨為了爭取國內和平，減少戰爭對人民的損害，在1946年，曾經和蔣介石進行了一整年的談判。在這個談判中，民盟也以“第三方面”的身份參加了。

當時國民黨對民盟是一打一拉，打的是民盟的左派，拉的是張君勱、羅隆基等右派。那時“第三方面”天天在南京交通銀行開會，國民黨反動派雷震也幾乎天天到交通銀行來找羅隆基秘密談話。在密談中，羅隆基把開會的情形向雷震“匯報”，雷震也通過和羅隆基的談話來影響會議。

這年11月11日，蔣介石決定撕毀舊政協決議，單獨召開偽“國民大會”，並揚言第二天就要開幕。照理說，第三方面的人士都應該拒絕參加。可是那天下午，羅隆基竟和青年黨的一批反動分子串通一起，並騙取第三方面人士簽名，向蔣介石提出建議，主張把偽“國大”延遲到12月1日召開，在18天中繼續舉行和談，如果仍無結果，則參加簽名的人全體參加偽“國大”。這個“建議”剛寫完，正好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李維漢等三位同志到交通銀行來和大家交換意見。但羅隆基卻把這個“建議”對中共代表瞞着不談，等周恩來等同志一走，就立刻把它交給了莫德惠，準備當晚送給蔣介石。幸亏這種無恥詭計被沈鈞儒等很

快識破，連忙把這件事告訴了中共代表團，并向莫德惠追回了那封“建議”信，才把這個陰謀粉碎了。

1946年11月15日，蔣介石的偽“國大”召開，民盟的進步人士如沈鈞儒等都堅持不參加，羅隆基拗不過，也只好不參加。但當中共代表和民盟人士從南京陸續回到上海後，羅隆基一個人卻仍留在南京，與雷震勾搭在一起，表示對烏煙瘴氣的南京偽“國大”戀戀不舍。到第二年，國民黨對民盟的迫害更加厲害了，1947年年底，終於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這時民盟中的進步人士都從上海到了香港，有些人如杜斌丞等則在國內遭到殺害。而羅隆基卻在這時從南京到了上海，不但自己不去香港，並且威脅和恐嚇當時民盟的主席張瀾也不去香港。甚至到1948年底，當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組織竭力營救張瀾出險的時候，羅隆基還對張瀾進行了恐嚇。

羅隆基到上海後，又來了一個“遵從政令”，宣布“民盟自動解散”；接着就拿了美國人和反動政府的錢，住進上海一家最闊氣的虹橋療養院去休養了。在“休養”的時候，不但雷震常常跑到上海去看他，馬歇爾還常常從美國寄藥給他。他還和特務頭子楊虎拜了把兄弟，並且跟大漢奸周佛海的老婆勾勾搭搭。他又寫文章捧桂系的大戰犯李宗仁，支持李宗仁竟選偽副總統。1948年濟南解放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羅隆基特地向司徒雷登獻計，他說：“美國買馬買錯了，如果把給蔣介石的錢的十分之一拿給民盟，那會要好得多。”意思是說，美國如果把錢交給他這個無耻政客，他比蔣介石國民黨有更高明的賣國本領。

可是，這條右派毒蛇對共產黨，對民盟的進步人士又是怎樣呢？1948年，當民盟在香港召開三中全會，批判他和章伯鈞的申

間政治路線時，他就在上海表示反對。後來民盟中央委員吳晗經過上海到解放區去，羅隆基又托吳晗帶信給現在民盟的主席沈鈞儒，提出要辦“協和外交”，反對向蘇聯一邊倒，並且威脅說：“否則，民盟就要退居在野黨，不參加聯合政府。”

羅隆基為了和國民黨勾搭，一直住在蔣管區，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他才去到北京。在到北京前，司徒雷登還和他見了面，托他轉告周總理，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不是一邊倒，美國就可以給幾十億美元的“援助”，企圖拿這些臭錢來收買中國人民。羅隆基看到新華社的社論，知道美國人的痴心夢想不能實現，才吓得不敢開口了。

這就是羅隆基在解放戰爭時期搞的一些鬼花樣。

向共產黨發動猖狂的進攻

羅隆基到北京後，人民寬恕了他過去的罪惡，讓他擔任了全國政協的委員、政務院的政務委員，接着又選他當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由政府任命他為森林工業部的部長。民盟還選他當了副主席。可是，這個野心的政客和章伯鈞一樣是利欲薰心，對這些優厚待遇毫不滿足。他一心要和共產黨爭奪領導權，他向周總理公開表示：“你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我們代表一部分人民。”意思是要和共產黨平起平坐，輪流執政。實際上就是想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把中國拉回資本主義的道路。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以後，羅隆基張東蓀反共集團還幻想美蔣“反攻”大陸，他們就好混水摸魚，“有所作為”。以後在“三反”運動中張東蓀的叛國陰謀敗露，被撤銷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職務。就在這個時候，羅隆基還要挾民盟張瀾主席出來